

方以智《痒訊》的家國憂患與詩學轉向

謝明陽*

摘要

崇禎十三年（1640）到十七年（1644）三月之間，方以智在北京寫下詩集《痒訊》，書名擷取自《詩經》「瘋憂以痒」、「莫肯用訊」，意思是憂鬱成疾但卻無法上告君王。本文分析方以智此部詩集的主要內涵：先論方以智驚聞父親方孔炤作戰失利而被逮，原因在於督師楊嗣昌一意孤行，心中遂湧起無助的悲哀淒楚；次論方以智因為父親繫獄而上疏朝廷，願以己身代父，在四方求助、苦心守候之下，終於盼到其父獲釋；再又，透過寫給友人姜垓的詩作，闡述生命中的這場苦難，讓方以智的詩學觀念發生轉向，與原本的復古理念有別；最後聚焦於崇禎十七年初的政治氛圍，方以智「家」的創傷進一步擴大為「國」的創傷，也宣告其日後的詩學思想將續作變化。

關鍵詞：《痒訊》、方以智、方孔炤、楊嗣昌、姜垓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方以智(1611-1671)是晚明龍眠詩派的領袖，在晚明以及南明時期撰寫的詩集共有六種，分別是：天啟四年(1624)到崇禎五年(1632)的《博依集》，崇禎五年冬的《永社十體》，崇禎七年(1634)到崇禎十二年(1639)初的《流寓草》，崇禎十三年(1640)到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的《痒訊》，崇禎十七年三月到弘光元年(即順治二年，1645)春的《瞻旻》，隆武元年(即順治二年)到永曆四年(即順治七年，1650)初的《流離草》。¹ 這六種詩集均不易得見，至公元2000年，《流寓草》一集才藉著《四庫禁燬書叢刊》的出版流傳開來，² 其他五種依然渺無訊息。再至2015年，北京國家圖書館發行《清代家集叢刊》，其中《桐城方氏詩輯》包涵了方以智《博依集》、《永社十體》、《流寓草》、《痒訊》、《瞻旻》、《流離草》的選本，³ 雖然並非全帙，但已具備諸詩集的大致樣貌，終於讓盼望的讀者一償夙願。

方以智寫於明代的詩集中，《博依集》雖偶發悲歌，但流露出深刻的復古意識；至《流寓草》悲歌頻頻，方以智卻不知其然而然，仍可歸屬於悲壯大雅；必須等到《痒訊》一集出，其詩學理念才發生明顯的轉向。⁴ 故本文將以《痒訊》作為討論對象，檢視方以智此時的心靈世界。《痒訊》原書已佚，書中的重要詩篇仍收錄在《桐城方氏

¹ 參商海鋒，〈方以智《浮山詩集》考述〉，《文學遺產》2015年第2期，頁141-143。惟《流寓草》有〈己卯春池陽飲次尾、德輿、季先寓中，即席分韻，成二十二韻〉，「己卯」為崇禎十二年，商海鋒說「此集為崇禎七年至十一年作」，當稍作修訂。

² 見〔清〕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冊50。

³ 諸集見〔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收入徐雁平、張劍主編，《清代家集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據道光元年〔1821〕餽經堂刊本影印），冊121，卷22-27，頁255-566。

⁴ 參謝明陽，〈方以智與龍眠詩派的形成〉，《臺大中文學報》第44期（2014年3月），頁151-180。

詩輯》卷二十六中，一開篇，方以智對書名提出解釋：

庚辰釋褐，即遭老父忤楚相被逮，踉蹌沙堰中兩年。謂天蓋高，困言不信，枕且用命，凶事告圭。詩曰「癡憂以痒」，「莫肯用訊」，聊自訊耳。⁵

崇禎十三年（庚辰），方以智進士及第，父親方孔炤（1591-1655）時任湖廣巡撫，因違忤東閣大學士楊嗣昌（1588-1641）而被捕，方以智膝行沙堰之中兩年，跪求皇帝釋放其父，故有是集之作。文中援引了典故來說明《痒訊》的命名之意，先看「謂天蓋高，困言不信，枕且用命，凶事告圭」一段，〈小雅·正月〉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⁶〈困〉卦（䷮）卦辭云：「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益〉卦（䷩）六三云：「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⁷意思是說：帝王如天，何其高也！此時面對窮困，有言仍難取信於人。即使倚著未安，⁸也當效忠盡力；即使發生凶事，也必須誠信的告公上而用圭玉。再看「詩曰『癡憂以痒』，『莫肯用訊』，聊自訊耳」一段，此處語出《詩經》，〈小雅·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癡憂以痒。」〈小雅·雨無正〉云：「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慙御，慙慙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⁹意思是說：內心憂鬱成疾，諸君子們皆不肯將此事稟告帝王，故「痒訊」之「訊」，也只能聊以自問而已。明白《痒訊》的書名之意後，下文進一

⁵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57。
「楚相」，指楊嗣昌。楊嗣昌為湖廣武陵人，楚地也；時任大學士，相位也。

⁶ [宋]朱熹，《詩經集註》（臺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年），卷5，頁103。

⁷ 分見[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卷2，頁178；卷2，頁165。

⁸ 〈坎卦〉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朱子注：「枕，倚著未安之意。」今用此意。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卷1，頁125。

⁹ 分見[宋]朱熹，《詩經集註》，卷5，頁102；卷5，頁107。

步探究詩集的內容：先論方以智聽聞父親被逮的消息而心生悲憤，文中也將引用方孔炤的詩作交互舉證；次論在方以智請代父罪、苦心守候之下，終於盼到方孔炤獲恩出獄；再論生命中的這場苦難，讓方以智的詩學思想發生變化，與姜垓（1614-1653）詩歌酬唱一節，將闡述其事；最後以「家」的創傷更擴大為「國」的創傷，在國事蒼茫的感傷中作結。

二、驚聞父親方孔炤被逮

〈痒訊〉的第一首詩是〈庚辰聞老父被逮〉，詩云：「纔向毬場一舉頭，浮雲竟蔽古幽州。狐援哭後難逃斲，〈獨漉〉歌成敢道讎？有弟改裝隨白髮，棄家揮袖散蒼頭。酸心自囑三更淚，若到人前汝莫流。」¹⁰ 意謂才向軍中毬場舉頭遠望，便遙見浮雲遮蔽幽州，「幽州」對應了陳子昂（661-702）〈登幽州臺歌〉：「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¹¹ 下云，齊國狐援（?-?）哭國三日，齊王卻處以斲刑；¹² 樂府〈獨漉篇〉云：「父冤不報，欲活何為？」¹³ 即使歌成，又豈敢指控仇家？二句道出即使有狐援的諍臣身份，亦難達天聽，尋常臣子如何上訴父冤？此時，方以智之弟方其義（1619-1649）散去奴僕，改裝跟隨父親，方以智也叮囑自己，只能夜半哭泣，若到人前切莫流淚。

方孔炤被逮捕的緣由，方以智〈哀楚〉四首有詳細說明。「哀楚」可以有雙重意涵，一為「悲哀淒楚」，一為「悲哀楚地」，今具引其詩如下：

¹⁰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 121，卷 26，頁 457-458。

¹¹ 〔唐〕陳子昂，《陳子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276。

¹² 詳〔戰國〕呂不韋等編著，陳奇猷校釋，〈貴直〉，《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年），卷 23，頁 1532。

¹³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54，頁 790。

莫謂唐庚任異同，傷心鈞黨在朝中。欵邊平腹談分北，加餉增兵嘆〈大東〉。總理受降爭派犒，穀城不惜養成癩。艱難八策知誰聽？樞密惟誇賜劔雄。嗚乎，黨釁由來久矣！武陵密議，欵邊平腹，而楊伯祥抗言，改職方出矣。漳浦爭起復而兩容，亦不能望矣。聲氣詎可息耶？剛愎遷怒詎繞指耶？武陵立「四正四隅」，加練餉七百萬，雖曰暫借一年，何時已耶？張獻忠從蜀入楚，養疲於穀城，總理熊文燦撫之，派各撫二十萬金之餉以予。老父爭之不得，上八策焉，然主廟謨者見相忤矣。

穀城潰後幸西防，不走黃州直走襄。掣肘護軍猶委罪，握拳縣令早申詳。執言覆餗嫌輿論，畫地盈庭擾道傍。新淬蓮花親出督，相公怒甚敢商量？老父德、黃一帶，八戰八捷，知穀必潰，嚴以防之，故獻賊不敢東下而西去。穀令阮之鈿死之，早詳賊形可勦，撫之終叛，奈不聽何！按監誰別耶？總理坐是故逮，自是武陵出督。債帥根深拔不能，劔揮莊賈實難行。黃門北寺方膏舌，白簡西臺又喙鳴。元凱餉遺徒恨少，乖崖正論與誰爭？枕戈步步飛鳶墮，悔有家鄉禦寇名。老父在職方，叅逃帥，帥皆通內，其法不行。適有在楚，標者處之，其子搥鼓，有庇之者。張詠嘗論：「小校直告主師，甚傷國體。」杜預曰：「吾非求有益，求免害也。」況今日乎！孩未伯曰：「汝翁職方，守桐不出，名則尚寶，安坐至公卿矣。」士大夫諱言兵，豈不信然？

香油坪上戰重圍，盼望歸夷矢不飛。兩將陣亡猶請卹，三枝犄角竟相違。襄陽回首鞭難及，房縣遙臨劾失機。人也天乎督師疏，爭知密揭弄天威？賊在房縣，督師檄三路進勦，蜀撫兵由夷陵入，沅兵由歸州入，楚兵由荊門入。楚楊、羅二將轉戰大勝，乘勝入香油坪，伏起無救，二將陣亡。武陵獨疏劾楚撫，時奉調守襄陽，鞭長不及。此一敗也，人乎？天乎？而姚蘄水密揭請逮總理，姻亞也，夫復何

言！¹⁴

此四詩涉及的事件頗多，幸而方以智自註於後，為後人的閱讀提供了線索。先釋第一首。唐庚（1070-1120）於宋徽宗（1082-1135）大觀年間（1107-1110）任職朝中，當時新舊黨爭激烈，即使唐庚任其異同，不介入其中，仍不免受到株連。¹⁵ 此一比喻，是哀傷父親方孔炤的不幸遭遇。在楊嗣昌（家武陵）的主導之下，明軍與流寇通好，暫時安定前局，惟楊廷麟（？-1646，字伯祥）彈劾楊嗣昌主和誤國，黃道周（1585-1646，家漳浦）又糾舉楊嗣昌奪情起復，與武陵立場全然相背。楊嗣昌曾立「四正六隅」之策，¹⁶ 持續加餉增兵，不禁令人感歎〈小雅·大東〉所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¹⁷ 意謂這不過是虛有其表罷了！其後，總理熊文燦（1575-1640）於湖北穀城招降賊寇張獻忠（1606-1646），竟然分派犒餉，養癰成患。值此艱難之際，方孔炤連上八策，卻不見容，朝中官署「惟誇賜劍雄」，「賜劍」即指楊嗣昌，蓋皇帝曾賜予尚方劍之故。¹⁸

續釋第二首。崇禎十二年五月，原本投降的張獻忠發動突襲，明軍於穀城潰敗，幸而方孔炤嚴防，賊軍無法東行德安、黃州，只能西

¹⁴ [清]方以智，《梓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58-460。

¹⁵ 唐庚為宰相張商英（1043-1122）門下客，後受張商英之政敵詆毀，貶官惠州。參[宋]唐庚著，唐玲校注，〈前言〉，《唐庚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5-6。

¹⁶ 方以智原文作「四正四隅」，或為傳抄之誤，楊嗣昌的作戰策略應是「四正六隅」。《明史·楊嗣昌傳》載：「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是謂十面之網。」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52，頁6510。

¹⁷ [宋]朱熹，《詩經集註》，卷5，頁116-117。

¹⁸ 《明史》：「〔十二年〕五月，熊文燦所撫賊張獻忠反穀城，……帝大驚，詔逮文燦。特旨命嗣昌督師，賜尚方劍，以便宜誅賞。」見[清]張廷玉等，〈楊嗣昌傳〉，《明史》，卷252，頁6515。

走襄陽。護軍熊文燦掣肘已軍，事後推委過錯；縣令阮之鈿（?-1639）握拳欲發，¹⁹ 早已申述詳盡。可惜阮之鈿堅持的主張如珍饈傾覆，僅能被嫌棄為一般輿論；反而畫地自限者滿朝皆是，如作舍道傍，難以成功。方孔炤有〈穀城降賊而西掠，縣令阮實甫死之名之鈿，吾桐人〉一詩，詩云：「草野知今日，其如不聽何！書生惟一死，百姓已無多。忍對中書簿，重揮楚將戈。祭君還許劍，為鬼亦摩抄。」²⁰ 即寫阮之鈿早知張獻忠將叛，奈何上位者不聽建言，書生阮之鈿不惜一死，楚將方孔炤揮戈抗賊，祭奠時，不忘如季札（?-?）一般許以此劍。至於「新淬蓮花」一語，當謂楊嗣昌出督乃肇因於舌燦蓮花的本領，此時楊嗣昌因為熊文燦兵敗而怒甚，誰又敢與擅於論辯者商量？

再釋第三首。崇禎初，方孔炤復官兵部職方司郎中，曾上〈清查債帥疏〉、〈特參債帥疏〉，²¹ 反對因賄賂而獲致高位的將帥，然而陋習根深難拔，雖欲如司馬穰苴（?-?）揮劍斬殺不守軍令的莊賈（?-208 B.C.），²² 但其實難行。此為往昔之事，以下則論當今之事。如今方孔炤被押往京師，黃門北寺之獄引起正反論辯，監察御史的奏章也陳述不同，這是因為方以智擊鼓鳴冤，當時有為之辯護者。例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燿（1592-1641，號蓼莪），方以智曾作〈投徐蓼莪給諫〉云：「血書陳肺石，先請一平反。」²³ 徐燿也為方以智〈激楚〉題序云：「比密之危苦時，幾無人色，而予等以為聖明在上，自狀蒙

¹⁹ 阮之鈿，字實甫。傳見〔清〕張廷玉等，〈阮之鈿傳〉，《明史》，卷292，頁7496-7498。

²⁰ 〔清〕方孔炤，《環中堂詩集》，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0，卷3，頁92。

²¹ 〔清〕方孔炤，《職方舊草》，收入〔清〕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東京：東洋文庫藏本，據清光緒十四年〔1888〕刊本影印），卷下，頁2-6，頁19-21。

²² 參〔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司馬穰苴列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64，頁2157-2158。

²³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61。

恩，天蓋生孝子以報忠臣乎哉！」²⁴ 這些遭遇，方以智想到魏晉時的杜預（222-285，字元凱），曾多次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²⁵ 可惜方孔炤未及於此。又有宋朝張詠（946-1015，號乖崖）於宋太宗（939-997）時擢為樞密直學士，嘗曰：「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²⁶ 則為正確言論，豈能以小故而斷定主帥之罪？尾聯言，自從父親巡撫湖廣以來，枕戈待旦，步步為營，無奈飛鳶墜落，傷害了家鄉的禦寇美名。這也讓方以智反思長輩方震孺（1585-1645，字孩未）的談話，²⁷ 方孔炤其實可以守桐不出，安坐至公卿；但士大夫諱言兵，又豈是最好的決定？

後釋第四首。香油坪上與賊寇力戰，原本希望沅營、蜀營分別由歸州、夷陵進兵，以取得勝利，無奈三枝犄角僅有楚營獨發，最後楚營的楊世恩（?-1639）、羅安邦（?-1639）兩將均陣亡沙場。楚撫方孔炤也依楊嗣昌之令調守襄陽，鞭長莫及，不但無法與房縣盜賊對決，同時也遭到楊嗣昌的疏劾。²⁸ 方孔炤〈香油坪行〉述及此事，詩云：「二龍久淬荊江水，八捷一敗敗即死。死尚殺賊嚼牙齒，恨無救兵發一矢。余調回襄八百里，夷陵歸州呼不起。香油坪，鬼夜鳴。令箭掣電如風行，可憐不用平穀城。先是撫獻忠於穀而叛。」²⁹ 所謂「二龍」，

²⁴ 見〔明〕徐燿，〈激楚序〉，收入〔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冊113，前編，卷4，頁513。另可參〔清〕方以智著，張永義校注，《浮山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17年），頁561。

²⁵ 〔唐〕房玄齡等，〈杜預傳〉，《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34，頁1032。

²⁶ 〔元〕脫脫等，〈張詠傳〉，《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293，頁9801。

²⁷ 方震孺，字孩未，南直隸桐城人，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傳見〔清〕張廷玉等，〈方震孺傳〉，《明史》，卷248，頁6428-6430。

²⁸ 此一事件，可參〔清〕戴笠撰，〔清〕吳昺刪定，《懷陵流寇始終錄》（瀋陽：遼瀋書社，1993年），卷12，頁220-221。案，沅營將有尹先民（?-?）等，蜀營將有王之綸（?-?）等。

²⁹ 〔清〕方孔炤，《環中堂詩集》，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0，卷3，頁93。

即指楊世恩、羅安邦二將。那麼，督師楊嗣昌的疏失究竟是人為？還是天意？熊文燦的姻親姚明恭（1583-1644，家蘄水）任內閣學士，卻密揭請逮兵敗的熊文燦，玩弄天威，人情澆薄至此，夫復何言？上述〈哀楚〉四首，哀楚之哀，其哀無窮。

方以智詩中所述父親被逮之事，可對照方孔炤〈逮詩〉二首，此詩詩序云：「撫楚年餘，已奏八捷。熊總理撫賊穀城，已上八議力爭，而楊武陵恨之。頃以香油坪之敗，川、沅不救，楚撫已調回襄，乃奏獨逮楚撫。臣罪何辭？惜時事之非耳。」詩作云：

山陵葱鬱漢江澄，閭闔雲深隔幾層？曾遇銀璫削郎署，復羞玉鉉舉中丞。星明貫索爭占象，雪滿荊山獨履冰。若使馳軍朝飲至，馬羊金粟酒如澗。

廣德招提枉締盟，襄陽不是受降城。尚容南漢歸馮異，無望王官拜孟明。三路斷雲猿下淚，萬峰嚼雪馬收聲。廟堂請決殲渠略，八捷卑卑繫白纓。³⁰

第一首詩說道，所處之地山陵葱鬱，漢江澄澈，卻與朝廷宮闕相隔深矣。方孔炤在天啟間（1621-1627）曾任職方司郎中，卻遇閹宦魏忠賢（1568-1627）削籍；³¹ 未料此時巡撫湖廣，又遭大臣楊嗣昌糾舉。仰望貫索之星明亮，喻示牢獄之災；舉目則見荊山雪滿，獨自如履薄冰。假若此次征戰，蜀營、沅營能及時趕到，當獲得勝利，享受者馬羊金粟、有酒如澗的歡宴，又何以淪落至此？第二首詩的「廣德招提」，指襄陽廣德寺，熊文燦曾在此與張獻忠締結盟約，然而卻屬徒然，因為襄陽不是受降之城，張獻忠不是投降之人。朝廷僅能容忍襄陽（漢

³⁰ 〔清〕方孔炤，《環中堂詩集》，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0，卷3，頁93-94。

³¹ 參彭迎喜，〈方孔炤生平事迹及著述〉，《方以智與《周易時論合編》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章，頁104。

水之南)的出征或有不挫，但必定要求大勝，一如東漢馮異(?-34 B.C.)與赤眉軍的交鋒，光武帝(5 B.C.-57)璽書勞之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³²若像秦國孟明視(?-?)伐晉，接連兩次失敗，如果不是秦穆公(?-621 B.C.)的信任，又如何盼到王官之戰獲勝後，奠定了秦國的地位？³³頤聯訴諸歷史，遺憾崇禎皇帝(1611-1644)未能充分信賴。兵分三路，無奈殘雲已斷，猿啼下淚；心似萬峰，如今嚼雪餐氈，馬匹止聲。頤聯鋪陳景物，表達必須提前離開的心中蒼涼。八戰八捷者繫上白繩，卑卑無足論道，希望的是，當朝必須決定殲滅敵人渠魁的最佳策略。可知，方孔炤即使在面臨生命災難時，依然忠心的思考著國家的前途。

崇禎十二年八月，大學士楊嗣昌以督師輔臣的身分討賊，到十二月之間，方孔炤即有〈啟楊閣部書〉二十三篇，收錄於《撫楚公牘》中，³⁴詳記二人討論用兵事宜。再檢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集中亦有〈與方楚撫孔炤〉十二篇，最後一篇篇題小註「時方公被逮」，文末云：「老公祖有何大過？主上特藉以警醒一時耳。唯寬心寧耐，毋驚太夫人。昌先人曾經患難，只以『信心信理』四字耳。」³⁵有意就私下情誼寬慰方孔炤。然觀楊嗣昌呈給崇禎的〈楚兵大挫具實上聞疏〉卻說：「……繇此觀之，臣雖一檄進兵，而再檄撤調，楊世恩、羅安邦俱在撤調之中，原未驅其必入，強以不能也。乃該撫屢咨屢札，極言地勢險遠，僅能入至洋坪，萬萬不可再過，過此則有損無利。何其見之甚明，言之甚切，而又不能決斷之歟？……伏祈皇上鑒明，一

³²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馮異列傳〉，《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17，頁646。

³³ 參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文公三年」，頁529-530。

³⁴ [清]方孔炤，《撫楚公牘》，收入[清]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頁1-29。

³⁵ [明]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372，卷49，頁693。

面重加處置，一面嚴敕撫臣從頭收拾，務整新規。」³⁶ 文中的「該撫」、「撫臣」，均指湖廣巡撫方孔炤。疏文言方孔炤用兵過度謹慎，無法決斷，希望崇禎皇帝能嚴格下令，讓方孔炤從頭收拾，整頓出軍事新規。話語中固無直接陷構之意，但語氣凌厲，與〈與方楚撫孔炤〉所言迥不相同。此次軍事行動中，楊嗣昌與方孔炤二人究竟誰是誰非，不易論斷，惟楊嗣昌上疏後，崇禎帝下旨曰：「楚師敗衄，竟無救援。方孔炤明係玩寇失機，替革了職，錦衣衛拏解來京究問，員缺即日就近推補。」³⁷ 可知的是，楊嗣昌的疏文決定了方孔炤的命運。

三、方以智在獄外的守候

崇禎十三年三月，方孔炤入獄西庫，方以智上呈〈請代父罪疏〉，疏文云及：「年來剿賊無功，疆事日壞，廟議惟有厲責，刑部惟有滾文，督撫前驅，邊卒同律，誰念軍中情勢而惜忠謀切畫哉？國法森嚴，聖明在上，小臣何敢嘵嘵？伏念古有緹縈，求代父死；吉玠十五，為父白冤。是以不避鈇鉞，乞以身代，上申國體，而願赦臣父，以策後忠。」³⁸ 崇禎時，朝廷對於督撫將領欠缺信任，稍有閃失即由刑部羅織罪狀，如此，誰又肯為國家盡忠謀畫？因為父親的這場遭遇，方以智上疏崇禎皇帝，請求朝廷重新思考剿賊無功的真正緣由，所言足以切中時局之弊。後又云，少女緹縈（？-？）願意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³⁹ 年方十五的吉玠（488-504）也希望以己身換取父命，⁴⁰ 方以

³⁶ 〔明〕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 38，頁 544。

³⁷ 〔明〕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 38，頁 544。

³⁸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 4，頁 519。

³⁹ 緹縈事，見〔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孝文本紀》，《史記》，卷 10，頁 427-428；〈扁鵲倉公列傳〉，卷 105，頁 2795。

⁴⁰ 吉玠事，見〔唐〕姚思廉，《吉玠列傳》，《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卷 47，頁 651-653。

智引用了古事來證明心志，聖旨的回覆則是：「殿試在即，方以智不得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⁴¹ 暫時回絕了方以智的請求。方以智另有詩作〈控疏請代父罪〉，詩云：

致身三世奉淵源，總是君恩敢道冤？年倍吉玠徒控疏，悲同
虞顛獨揚旛。冀開羅網憐窮鳥，忍聽銀鐺泣夜猿？功罪不明
疆事債，勞臣萬死又何言！⁴²

從方大鎮（1560-1630）、方孔炤，再到方以智，方家三代為仕，推其淵源，總是天子恩情，自己豈敢無故申冤？此時方以智三十歲，年倍於吉玠卻只能徒然控疏；心中的傷悲，正似虞顛（?-?）舉幡訴說父親的冤屈。⁴³ 方以智冀望皇帝能憐憫窮鳥，網開一面；又豈忍聽獄中鐵鏈相擊，令夜猿哭泣？尾聯明言，父親的入獄其實是功罪不明、疆事敗壞的緣故，面對此景，功臣除了接受嚴厲懲罰之外，又該如何述說？詩句充滿了臣子竭智盡忠卻無法換得回報的深沉悲哀！此詩開端提到「致身三世奉淵源」，則當成於崇禎十三年方以智舉進士第之後，此後方以智仍持續為父親之獄奔走，四處尋求援助的力量。⁴⁴

同年八月，方以智作〈八月四日廷杖黃石齋詹事、解石帆中丞下獄〉一詩。黃道周（號石齋）、解學龍（1585-1645，號石帆）入獄之事，源自崇禎十一年（1638），先是黃道周與楊嗣昌在御前激烈論爭，崇禎皇帝寵信楊嗣昌，貶黃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至崇禎十三年，江西巡撫解學龍薦舉屬吏，推獎黃道周備至，此事又引發皇帝

⁴¹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4，頁519。

⁴²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61。

⁴³ 虞顛事，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虞詡列傳〉，《後漢書》，卷58，頁1870-1871。

⁴⁴ 除前引〈投徐蓼莪給諫〉一詩外，方以智另有〈謁金天樞先生〉，也以方孔炤牢獄之事求助於金光宸（?-?，字天樞）。此詩未見於《桐城方氏詩輯》，可參[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冊98，卷43，頁565。

怒氣，遂削去黃道周、解學龍二人官職，逮捕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廷杖八十。⁴⁵ 黃道周、解學龍的處境與方孔炤相似，皆因為楊嗣昌而入獄，觀方以智此詩云：

鈎黨立碑禁講學，只爲鳳閣雞壇爭口角。寧負朝廷不負友，
巧布簧言久咀嚼。紅牌面諍貶江門，年終例薦何足論？誰挑
聖怒發緹騎，羽林哮虎待其至。不及下獄先予杖，血肉濺踏
丹墀上。布縲載奮向西曹，通城童叟嗟嗷嗷。會有神醫合靈
藥，氣海微溫尚可活。棟梁倒地股肱折，聖主後日思之何可
得！⁴⁶

朝廷明文禁止朋黨講學，只因為朝中兩派口角爭勝，鳳閣者，意指大臣官署，楊嗣昌可以屬之；雞壇者，意指交友盟壇，黃道周可以屬之。「巧布簧言久咀嚼」化用〈小雅·巧語〉典故，「巧言如簧，顏之厚矣」，⁴⁷ 意指寧負朝廷不負友的楊嗣昌一派。皇宮午門設有「紅牌」，書寫「官員人等說謊者斬」，⁴⁸ 但鳳閣、雞壇依然爭論不休，失勢者被貶往嶺南江門；事實上，解學龍按例薦舉一事，不是事情的真正重點，只是引發帝怒的導火線。之後，崇禎帝發動緹騎軍、羽林軍，逮捕黃道周、解學龍，二人尚未下獄即遭杖刑，血肉濺踏，傷口以布縲之，以畚載之，幸而神醫配合靈藥，穴脈微溫尚可存活。此時，國家棟梁已倒，帝王股肱已折，未知聖主日後回想起此事，將作何種體會？同樣的，方孔炤遭囚，豈不同樣是對於國家良才的一種傷害？當時，

⁴⁵ 參〔清〕張廷玉等，〈黃道周傳〉，《明史》，卷 255，頁 6599-6600；〈解學龍傳〉，卷 275，頁 7044。

⁴⁶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 121，卷 26，頁 464-465。

⁴⁷ 〔宋〕朱熹，《詩經集註》，卷 5，頁 112。

⁴⁸ 「紅牌」一詞，參〔明〕鄧士龍編，〈天順日錄〉，《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卷 48，頁 1170。

戶部主事葉廷秀（1599-1651，號潤山）與黃道周並未結識，但卻抗疏救之，因而繫獄，⁴⁹ 方以智又作〈葉潤山戶部特疏申救，亦杖八十下獄〉云：

聞曹不願生，只似法場僧。此血吞難下，當前忍不能。井休呼鬼谷，唐許哭昭陵。空羨漢楊政，登時乞范升。⁵⁰

葉廷秀原任閑職，卻不願徒生於此，只希望如道場僧人，專心致志於所為。所見黃道周入獄之事，此血難吞，不能忍受，正是赴身相救之時。昔鬼谷子（？-？）鑿水井而思母，葉廷秀卻暫時放棄對母親的思念；如同在昭陵前哭訴唐太宗（598-649），表示心中所執在於國家。末二句以楊政（？-？）、范升（？-？）為喻，楊政為范升的弟子，范升入獄，楊政乃肉袒，以箭貫耳，乞求帝王釋放其師，⁵¹ 此蓋以楊政比擬葉廷秀，以范升比擬黃道周。而葉廷秀對於黃道周既然可以有此生死情誼，⁵² 那麼方孔炤、方以智的父子深情又豈止於此？只是方以智欲代父入獄而不能，故謂「空羨」漢楊政，「空羨」葉廷秀。

崇禎十三年秋，方以智在父冤難訴的苦痛中寫下〈激楚〉一辭，激楚者，激昂悲憤之楚聲，⁵³ 辭作尾處云：「嗸嗸曳杖者余廷尉兮，奉明善而危坐。冠岌岌而被襜褕兮，手負劍而詔我：『爾勿以詩書為足徵兮，何為出不得於時也？爾勿以朋友為足信兮，緩急奚為而辭也？吾家世有隱德為昭認兮，自斷事而監其忠。今披闔而茹肝兮，上

⁴⁹ 參〔清〕張廷玉等，〈葉廷秀傳〉，《明史》，卷255，頁6601-6602。

⁵⁰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65。

⁵¹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儒林列傳〉，《後漢書》，卷79，頁2551-2552。

⁵² 葉廷秀、董養河（？-1643）、黃道周三人，曾於獄中合著《西曹秋思》。參〔明〕葉廷秀、董養河、黃道周，《西曹秋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集部，冊352。

⁵³ 〈招冤〉：「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9，頁210-211。

帝方濟而憺憺。世已亂而卒瘁兮，念爾之材宜坎坷。好從頌以加食兮，報爾父以無它。』無它兮今且奈何，驚寤兮泣而歌。」⁵⁴ 文中述說的是一場夢境，夢中祖父方大鎮（官廷尉）曳杖而立，侍奉曾祖方學漸（1540-1615，諡明善）端直而坐，曾祖父著高冠而披澹綸，手持尊貴之劍告訴方以智：「此時此刻的際遇，詩書未足為憑證，朋友未足以信賴，惟有吾家隱德明白告誡，方氏自方法（1368-1403，官斷事）以來忠誠可鑒！今帝門一開即茹肝涉血，義不旋踵，⁵⁵ 只可惜上帝板板，下民卒瘁，⁵⁶ 以智之才歷經了生命坎坷，此後當從容進食，報答父恩除了秉持忠誠之外，實無他法。」聽完曾祖父的訓誨，方以智在夢中驚醒，悲泣而歌。這段夢境敘述，顯示方以智面臨的父親之獄，不僅繫於父子之情，更是家族傳統所面對的苦難！崇禎十三年除夕，方家仍然無法團圓，方以智作〈庚辰西庫除夕〉三首云：

鐵版錚錚見曉遲，皋陶廟裡序丹墀。卻將自古妻孥夜，竟作賢豪促膝時。

幼弟懸弧係此日，松盆叩首門前立。入戶還燒大士香，北風起處青衫泣。

泣罷牽衣復上堂，堂前白髮語淒涼。詭言昨得中書信，云可春明返故鄉。⁵⁷

第一首詩寫其父方孔炤。「鐵版錚錚」，已成定局之意。意思是說，父親禁錮於西庫，無法於除夕夜返家團圓，已是殘酷事實，此時距離破曉、距離真相大白依然漫長，僅見獄旁皋陶廟中，祭祀的官員序列丹

⁵⁴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4，頁517。

⁵⁵ 「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慕容紹宗（501-549）檄蕭衍（464-549）語，原見〔北齊〕魏收，〈蕭衍傳〉，《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98，頁2184。

⁵⁶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大雅·板〉語，見〔宋〕朱熹，《詩經集註》，卷6，頁157。「板板」，反也，二字語氣過重，故方以智文中改為「憺憺」，心神不寧貌。

⁵⁷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67。

墀。原是父親與親人共聚的夜晚，如今卻是與獄中賢豪促膝長談之時。第二首詩寫其弟方其義。幼弟「懸弧」，指方其義的生日正是除夕，此時其弟燎燒松枝，叩拜天地祖先，而後入戶點燃觀音香柱，北風之中因思念老父而流淚。第三首詩寫其祖母姚氏（?-?）。方其義泣罷則牽衣上堂，與白髮祖母共話淒涼，為了使祖母放心，只好詭言得到中書信箋，父親於春天即可釋放，共同返鄉。這三首詩作中方以智並未親自現身，其情感卻在父親、弟弟、祖母諸人形象的描摹中深刻的反映出來。在〈激楚〉中，方以智也曾提到父親身繫囹圄，祖母與弟弟的思念之情：「思白髮之在堂兮，倚柀根而北望。辱余弟其搖搖兮，徒躑躅於容防。」⁵⁸ 白髮即祖母姚氏，正倚靠門旁長柱而北望；余弟即方其義，也憂懼徘徊於屏風之旁，諸句可以和〈庚辰西庫除夕〉的淒涼相對照。

幸而方孔炤在崇禎十四年（1641）順利出獄，出獄的內情可參考錢澄之（1612-1693）〈長干寺遇舊中官述往事紀〉。此文提到順治十一年（1654），方以智為僧於高座寺，錢澄之前往探望，先寓於報恩寺，遇一老僧，原為前明宦官，因知錢澄之為桐城人，遂述及往事：「上曰：『……朕聞新進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聞以智懷有血疏，日日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為上達。此亦是人子。』言訖，又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幾時，釋孔炤而辟某。孔炤之得生由此，外廷豈知之乎？」⁵⁹ 錢澄之將此事告訴方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⁶⁰ 知方孔炤的重生，是因為方以智願以己身代父受刑的舉止感動了崇禎帝。再看方以智〈辛巳七月老父出獄，米吉土、梁公狄諸子載酒見慰〉一詩云：

⁵⁸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4，頁516。

⁵⁹ 〔清〕錢澄之，《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卷26，頁495。

⁶⁰ 〔清〕錢澄之，《田間文集》，卷26，頁495。

連年守鐵門，激楚九回吞。痛飲故人酒，方知天子恩。荷戈
猶內地，負耜向荒村。且展羲皇韻，長歌洗血痕。⁶¹

是年七月，方孔炤獲得釋放，方以智友人米壽都（1610-？，字吉土）、梁以樟（1608-1665，字公狄）攜酒前往慰問。詩作說，連年苦守於監獄鐵門，激烈楚樂屢屢苦吞，這時痛飲故人帶來的熱酒，方知天子的赦免之恩。此後，與其荷戈於要地，不如負耜於荒村，這樣的生活方式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安寧，且展開伏羲般自在的生活韻律，以長歌洗去斑斑血痕。然而，詩中所歌詠的只是暫時的自我療傷，自非方以智日後的生命方向。

四、寫給友人姜垓的詩作

此一時期，方以智詩作中最常提及的朋友是姜垓。姜垓，字如須，號篔簹，山東萊陽人，與方以智同舉崇禎十三年進士。⁶² 現存《痒訊》一集，與姜垓相關的作品有崇禎十三年〈書姜如須紙〉、〈與乾若、其章、孫若、如須同在九一徐公坐〉、〈同如須入九青宋公齋中〉、〈送如須歸〉，以及崇禎十五年（1642）的〈同姜如須早朝看月分作〉、〈與姜如須論詩〉，凡六首；前四首作於方孔炤繫獄之時，後二首作於方孔炤出獄之後。就方以智六首詩歌觀之，姜垓應曾與之相互酬唱，惟姜垓的詩稿多已亡佚，今查覽後人所輯姜垓《流覽堂詩稿殘編》，並未見到與方以智的贈答。⁶³ 故本節僅以方以智寫給姜垓的詩作為證，

⁶¹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68。「米吉土」，《桐城方氏詩輯》誤作「米吉士」，今逕改。

⁶² 姜垓傳記可參何天寵（?-?-）〈姜考功傳〉，文見〔清〕姜垓，《流覽堂詩稿殘編》，收入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附錄，頁61-64。

⁶³ 詩題述及方以智者，僅見〈喜錢二自桂林奉飭還，和留守相公行在扈駕諸公贈別之作，兼懷令兄中丞、方大閣學、吳二大理、錢五郎中、汪皞職方〉，「方大閣學」即方以智，然此詩已

特別是〈與姜如須論詩〉，此作最能表明在生命磨難之後，方以智詩學思想的轉向。

先看《痒訊》所錄〈書姜如須紙〉云：

去年爛醉秦淮酒，今年同握春明手。正好海淀高粱橋，聽撥鷓絃〈折楊柳〉。誰知命在磨蝎宮？為人臣子胸如春。路見不平空蔚氣，黃埃晝晦呼天地。以此登高作賦皆不成，市上筑聲皆楚聲。我才引喉聽不得，對君淚落一池墨。⁶⁴

去年即崇禎十二年，方以智與姜垓在金陵相識，⁶⁵ 爛醉於秦淮河畔；今年即崇禎十三年，又在春明握手重逢，春明，京師也。在京師西郊的海淀高粱橋旁，二人欣賞琵琶曲〈折楊柳〉，原本可以盡情歡笑之時，誰知命運遭逢苦難，胸中宛如春搗，以至於病氣鬱結，塵蒙天地。此時雖想「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⁶⁶ 但孤苦無援，父冤難訴，筑聲盡化為淒涼楚聲。方以智方才引喉悲歌，立即淚落池墨，令人想到孟郊（751-814）詩：「淚墨灑為書，將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⁶⁷ 差別在於孟郊的「淚墨灑為書」，終有寄書的地方；

成於南明永曆年間。詩見〔清〕姜垓，《流覽堂詩稿殘編》，收入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卷6，頁53-54。

⁶⁴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62。

⁶⁵ 方以智記載結識姜垓的時間並不一致。〈與姜如須論詩〉云：「壬申即遇雲間龍，己卯又與箕簞逢。」見〔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74。「己卯」為崇禎十二年。但後來在〈祭姜如須文〉卻說：「憶如須丁丑遊江左而得余也，猶余壬申西湖之得臥子。」見〔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後編，卷1，頁658。「丁丑」為崇禎十年（1637）。對照本詩「去年爛醉秦淮酒，今年同握春明手」，應以崇禎十二年為確。參謝明陽，〈方以智與明代復古詩學的承襲關係考論〉，《成大中文學報》第21期（2008年7月），頁86。

⁶⁶ 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語。見〔唐〕王勃著，〔清〕蔣清翊註，《王子安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8，頁235。

⁶⁷ 〔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歸信吟〉，《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卷1，頁12。

方以智的「淚落一池墨」，卻不知將止於何時。再看〈與乾若、其章、孫若、如須同在九一徐公坐〉云及：「甚感賈彪意，深知盧植冤。欲呈天祿頌，下筆帶啼痕。」⁶⁸ 詩寫方以智與同科進士徐律時（？-？，字乾若）、胡周鼎（？-？，字其章）、田有年（1602-1657，字孫若）、姜垓，聚於會試主考官徐汧（1597-1645，字九一）座中。縱然師生會面，方以智依然思念父親，詩中感謝恩師徐汧一如東漢賈彪（？-？），營救身陷黨錮之禍者；⁶⁹ 更深知方孔炤正如對抗黃巾賊的盧植（？-192）一般，實因被誣而下獄。⁷⁰ 再又，〈送如須歸〉云及：「欲忘世事惟吞酒，但下書帷自辟塵。牛馬齒憐兄事我，龍蛇歌問古來人。」⁷¹ 吞酒且下帷，表示方以智此時心煩意亂，意欲躲避塵世，故借介子推（？-636 B.C.）從者的〈龍蛇歌〉來求問古人，歌云：「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⁷² 蒙受冤屈的方孔炤，仿若一蛇獨怨的介子推，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中，其間的公理又究竟何在？此年，方以智述及姜垓的四首詩中，除〈同如須入九青宋公齋中〉讚歎宋玫（1607-1643，號九青）書齋典藏豐富之外，⁷³ 其餘三首均吐露了對於父親生死的深憂。

到了崇禎十五年，方以智贈予姜垓的詩作有了全新景像。〈同姜如須早朝看月分作〉云及：「詩先雞唱臨風曉，坐笑鸞坡席地寬。猶是未央前殿月，千年畱得與君看。」⁷⁴ 「早朝」儀式，須在凌晨前往

⁶⁸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 121，卷 26，頁 463。

⁶⁹ 賈彪事，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黨錮列傳〉，《後漢書》，卷 67，頁 2216。

⁷⁰ 盧植事，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盧植列傳〉，《後漢書》，卷 64，頁 2118-2119。

⁷¹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 121，卷 26，頁 466。

⁷²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晉世家〉，《史記》，卷 39，頁 1662。

⁷³ 詩見〔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 121，卷 26，頁 463。

⁷⁴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 121，卷 26，頁 473。

宮廷午門等候，此時曉雞尚未啼鳴，詩人即臨風吟哦，並在翰林院前席地而坐，心無負累，故而坐「笑」且心境已「寬」。漢唐未央殿前的明月，千年依舊，方以智和姜垓擡頭共賞，詩句充滿了無限希望。也因為父親的生命動盪，讓方以智的詩學理念產生了變化，再看〈與姜如須論詩〉全詩云：

宋元以來學老杜，小則鄙薄大窘步。犁耜浦江開國工，崆峒信陽是雙柱。宏音亮節繼王李，優孟琅當後比比。徐袁換爪搔疴癢，竟陵寒瘦騎糠粃。自此旁開杜撰門，枵腹湊泊翻自尊。剽賊竄竊固鼠璞，冥趨倒行真覆盆。杜陵別裁有六絕，啞點多師曾論列。翡翠蘭苕上可看，鯨魚碧海中未掣。龍文虎脊誰能馭？歷塊過都經九折。此謂大家收衆長，風雅正變求真訣。壬申即遇雲間龍，己卯又與箕箒逢。騷雅漢魏合陶鑄，協律唐宋窮乃工。逐年蒿目多扼塞，臥子謂我太切直。始信昌黎橫空盤，崩豁雷礪顧不得。年少饒顏色，年長煉筋力。疏懶閱世空逼側，終是未陽一段墨。羨君來去乘仙槎，憐我陸沉偏嗜痂。且讀書，休自誇。他年騎鶴吞雲霞，安知不笑此時猶眼花？⁷⁵

詩中以「壬申即遇雲間龍，己卯又與箕箒逢」二句最為關鍵。崇禎五年（壬申），方以智與雲間陳子龍（1608-1647，字臥子）相遇，心中

⁷⁵ [清]方以智，《瘁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73-475；又見[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冊98，卷43，頁571-572。案，兩處文字略有差異，今從《龍眠風雅》。「終是未陽一段墨」，「未陽」為東漢蔡倫（63-121）故鄉，紙都也，此句紙、墨並稱；《桐城方氏詩輯》作「終是萊陽一段墨」，姜垓雖為萊陽人，但語意並不順暢。又，「翡翠蘭苕上可看」，《桐城方氏詩輯》作「翡翠蘭苕上可觀」，杜甫（712-770）原作云「或看翡翠蘭苕上」，當以「看」字為宜。見[唐]杜甫著，郭紹虞集解，〈戲為六絕句〉，《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收入郭紹虞集解、箋釋，《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頁31。

所抱持的復古理念，得到了強而有力的支持。此一理想先奉劉基（1311-1375，號犁眉）、宋濂（1310-1381，家浦江）為明詩的奠基者，再以前七子李夢陽（1472-1529，號崆峒）、何景明（1483-1521，家信陽）擔任堅強雙柱，接著是後七子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的宏音亮節，只可惜前、後七子之後，持復古詩學者多淪為優孟衣冠，竟以琅璫鐐鍔自我束縛。當時如徐渭（1521-1593）、袁宏道（1568-1610）雖然反對復古，但不過是換爪搔癢罷了；竟陵派鍾惺（1574-1625）、譚元春（1586-1637）的寒瘦詩風，也仍然是粗劣之作。諸子旁開杜撰之門，不免流於枵腹湊泊、冥趨倒行，並未找到詩歌發展的最佳出路。崇禎十二年（己卯），方以智與姜垓相逢，心中的詩歌典範才逐步移出復古的框架之外。當時二人論詩，深受杜甫〈戲為六絕句〉的啟發，「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⁷⁶ 以方以智的立場來說，詩句意謂：從前為詩不過是翡翠戲於蘭苕，僅得小巧，卻未能牽掣鯨魚於碧海之中，探得雄渾；今後將駕馭龍文虎脊的駿馬，奔騰萬里，過都宛如歷塊，俯視爾曹之輩；故須裁去偽體，親近風雅，兼收眾長，轉益多師，此境界也就是「騷雅漢魏合陶鑄，協律唐宋窮乃工」。方以智再舉韓愈（768-824）〈薦士〉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調張籍〉云「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礪」，⁷⁷ 說明轉益多師之時，已然跨越了漢魏、唐宋的時代詩風，樂於接受崩豁雷礪的橫空硬語。最後說，年少饒富顏色，年長苦煉筋力，閱歷時世逐漸增多，紙墨抒情已達致另一個階段，又安知到了乘鶴雲遊、吞吐雲霞的逍遙年齡，不笑此時猶眼花？誠然，詩歌創作正是生

⁷⁶ 分別為〈戲為六絕句〉其四、其三、其六之句。〈戲為六絕句〉的解說，可參〔唐〕杜甫著，郭紹虞集解，《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頁11-54。

⁷⁷ 分見〔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5，頁528；卷9，頁989。

命歷程的不斷演繹。必須注意，此詩雖云「己卯又與篔簹逢」，但方以智復古觀念的全然轉化，應等到方孔炤出獄之後。《通雅》中，方以智也曾記錄與姜垓談論杜甫〈戲為六絕句〉以及韓愈詩的經過，最後並云：「才各有限，學必深造，然後自用所長，豈必執一以相訾耶？崇禎壬午夏與姜如須論此而筆之。」⁷⁸ 崇禎壬午，即崇禎十五年，詩學蛻變的主角是方以智，姜垓則是最重要的見證者。

另觀方中履（1638-1688）跋《通雅·詩說》記錄了方以智後期的談話：

三十年前力倡同社，返乎大雅，伯甘公車，握手興歎。鳩茲北風，巨源相許，然感時觸事，悲歌已甚。臥子謂不祥，豈能免乎？庚辰，白雲庫中見黃石齋先生，亦切謂之，然悲且激。一時倪鴻寶、楊兼山、葉潤山諸先生與先君感結之聲，不期各盡其變，沉痛冷刻，刺人入骨。此時舊士，無不激歌，黃陶菴、劉存宗、戴敬夫一以慷慨出之。所未見者，大氏皆然，其變雅乎？

在方以智此段話語之後，方中履又接著說：

後在京師，與姜如須年伯，舉少陵之別裁，深矣大矣。感時觸事，聲出金石，又何能避及乎？⁷⁹

論中詳細道出方以智詩歌變化的經過。崇禎五年（壬申），方以智和陳子龍相遇，崇禎六年（癸酉，1633）又與熊人霖（1604-1666，字伯甘）握手，當時諸子力倡同社，返乎大雅，如方以智〈熊伯甘南榮集序〉云：「壬申遇臥子于西湖，一歌而合。癸酉伯甘公車，過稽古堂，

⁷⁸ 〔清〕方以智，《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首3，頁60。

⁷⁹ 〔清〕方以智，《通雅》，卷首3，頁64。

慰我《博依》，力倡大雅，歸于中和，許銅盤矣。」⁸⁰ 復古正是方以智與友人共同的詩學信念。其後，知音者徐世溥（1607-1658，字巨源）阻於北風而駐足蕪湖（鳩茲），曾在此等待方以智而不得，崇禎十一年左右，徐世溥又為方以智題〈流寓草序〉云：「密之獨能於轉徙流離中，自為詩歌，文辭隱係當世，豈所謂懷文譏刺者耶？抑發憤著書以自見耶？集成題曰《流寓草》，予讀之，大率悲歌慷慨，類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為也。」⁸¹ 已能看出方以智的詩風偏離了復古大雅，陳子龍更直接以「不祥」之語警醒之，希望方以智能篤守大雅。到了崇禎十三年（庚辰），方以智在獄中探望黃道周，詩作又轉入悲涼激切；非僅方以智如此，當時倪元璐（1593-1644，號鴻寶）、楊廷麟（號兼山）、葉廷秀以及父親方孔炤之作，也多鬱結之聲，可謂「各盡其變，沉痛冷刻，刺人入骨」。再如黃淳耀（1605-1645，號陶菴）、劉城（1598-1650，字存宗）、戴重（1601-1646，字敬夫）之詩，同樣出之以慷慨，「大雅」詩風已然成為「變雅」。以方以智詩集而論，變雅之作始於崇禎十三年開始的《瘁訊》一集；若以詩學觀念的定型而論，則當繫於崇禎十五年，即方中履所言「與姜如須年伯，舉少陵之別裁，深矣大矣」。這是因為詩作風格的轉變是連作者也無掌控的，即使敏銳如方以智，也須待到父親重獲自由之後，才能重新思考深矣大矣的詩學問題。

⁸⁰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5，頁539。

⁸¹ 徐世溥〈流寓草序〉，見〔清〕方以智，《方子流寓草》，頁658。徐世溥序文云及：「憶余往年過蕪陰時，阻風十日，乃得造崑銅。……崑銅見余服膺密之詩之甚也，即給曰：『密之旦夕且來。』余竟為留三日，不至，始覺其詐而行。然則余之於密之可知矣。」此即方以智所謂「鳩茲北風」，鳩茲，蕪湖古稱。又，「崑銅」，即沈士柱（1606-1659），江南蕪湖人。

五、家事與國事之「痒」

崇禎十四年七月，方孔炤遣戍紹興。至崇禎十五年冬，國事更趨紛亂，方孔炤又奉旨赴京，方以智作〈召臣父陛見，感恩書此〉云：「兩年看楚事，帝鑑已分張。特召勞臣入，親商剿賊方。枕戈辭嶠浦，稽首佩刀囊。感激天恩重，全家治隊裝。」⁸² 以兩年時間來細看楚地戰事，崇禎帝鑑察人事的態度已有不同，故召喚方以智父入京，與之商討剿賊策略。方孔炤枕戈待旦，辭別「嶠浦」；稽首謝恩，佩刀囊整裝出發。由詩句可知，當時流放的確切地點是在紹興東南的「嶠浦」。方孔炤此次北上，方以智年少時期最好的朋友周岐（1608-1669，字農父）曾經陪同，〈送周農父還故鄉序〉云：「周子從不欲出游，去冬家君子被召北上，阻□徐淮間，農父韎韐短後，鞭馬羽檄旁午中，卒以間道夜行，與□火相望，冒險而至。」⁸³ 此序成於崇禎十六年（1643），故知「去冬」為崇禎十五年冬日。到了十六年，方孔炤曾拜見崇禎帝，可惜其言論並未獲得採用，方以智又作〈老父進芻蕘書〉云：

攝提光又變，芒角射端門。說病明標本，傷時半吐吞。兵機不應手，屯議亦虛存。且盡芻蕘苦，沙場總聖恩。老父入京，江北舊人皆出，井研當國，召對有觸時語，故廷推樞貳而揭止之。魏思令大拜，乃設新屯撫，聊相安置，請兼轄兵，不許，遂之河濟。《芻蕘小言》乃舊所鋪陳，而彙作此書，上之者也。⁸⁴

覲見皇帝，猶如攝提六星輔佐大角星，光芒射入宮殿南門。參考《史

⁸²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 121，卷 26，頁 478。

⁸³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 5，頁 540。二處「□」為原版本墨釘。

⁸⁴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 121，卷 26，頁 496-497。

記·天官書》云：「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張守節（?-?）《正義》則云：「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⁸⁵ 知攝提之語，指方孔炤重獲帝王接見，得以綻放光芒。上朝之後，方孔炤詳論國家病症的細節與根本，傷感處不免語詞吞吐。不料，首輔陳演（?-1644，家井研）阻止方孔炤擔任總督副官，以致於無法參與軍事；內閣大學士魏藻德（1605-1644，字思令）也提出屯撫之議，方孔炤只能轉任「河北山東等處屯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⁸⁶ 這不過是尚未轄兵的虛位罷了。後來方孔炤將建言彙集成《芻蕘小言》，除了感念聖恩之外，卻也無計可施。方孔炤也曾以五古〈召對之後謹獻芻蕘，感而書此〉抒發悲慨，詩末云：「袁安但飲泣，賈生安敢痛？條對稍切骨，他端定巧中。廟堂不虛公，唐虞枉祝誦。天下岌岌矣，坐見庸人送。」⁸⁷ 方孔炤的心境如同袁安（?-92），言及國家大事每每流涕；⁸⁸ 又似賈誼（200 B.C.-168 B.C.），只是不願意痛哭至死。所上之策稍有切骨處，即遭其他意見者視為碰巧言中，朝廷不能公正無私，唐堯虞舜皆受祝融之火焚毀，天下岌岌可危，有志者竟只能坐見庸人斷送！家、國原為一體，方以智《彘訊》一書，原本記掛的是國事飄搖中的家事之患，但在與父親相聚之後，此憂鬱之疾更趨嚴厲，已然擴大為對於國事的深沉創痛！

崇禎十七年二月，方孔炤已離開京師，前往山東濟水之旁，在內閣大學士范景文（1587-1644）的推薦下，方以智與陳名夏（1601-

⁸⁵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27，頁1297。

⁸⁶ 見〔清〕方孔炤，《芻蕘小言》，收入〔清〕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頁1。

⁸⁷ 〔清〕方孔炤，《環中堂詩集》，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0，卷3，頁102。

⁸⁸ 《後漢書·袁安列傳》云：「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45，頁1522。

1654)、魏學廉(1608-1644)入宮向崇禎皇帝提出建言。⁸⁹ 方以智作〈德政殿召對，臣名夏、臣學廉、臣以智翼日補本〉二首，試看其一：

賊勢既猖獗，藩鎮為急策。軍容可撤回，直指亦無益。宣雲來居庸，薊州并抵隙。紫荊飛狐道，急選勁旅扼。山東河北士，義俠多腕搯。淄青皆感泣，豪傑長羽翮。倡義赴都統，收攬破常迹。無終一泉塢，彼自能控格。李全與九公，舊事宜紬繹。不則為賊招，腹心翻阻隔。若為措餉憂，補苴誠脊脊。十庫且改折，東南易采獲。招商作張瑄，中京有陳籍。宮府上下通，何難一籌畫？募屯計並行，守兵作安宅。臣父舊議明，臣願裹馬革。三世受國恩，刮腸刻金石。何敢復忌諱？更有一言白。⁹⁰

詩作前四句可與方以智上疏的〈召對補奏〉對讀。〈召對補奏〉首先標舉的治國策略是「督撫之權當重」，細節則有：「所進議者，直如藩鎮，乃能大有作為。……監軍容使，最宜罷遣。」⁹¹ 詩作同樣說，督撫當如唐代藩鎮，此為當前最急迫的策略，藩鎮制度固然也有弊病，但在賊勢猖獗之時，已然無法迴避。「軍容」指監軍容使，當時由宦官擔任，為了避免督撫與宦官的勾結，故最宜罷遣；「直指」指朝廷設置的巡視官員，以直指使者來考核各地督撫，不免加深彼此矛盾，毫無所益。亦即方以智認為，國家當直接授權於督撫，一如藩鎮，而軍容、直指則當取消，非常時期自有非常謀畫。自「宣雲來居庸」至「腹心翻阻隔」十餘句，說明了防守戰略：京師以西的宣府、大同（雲

⁸⁹ 方以智〈靈前告哀文〉云：「大人既出濟上，男為范質中公堂所薦，與魏子一、陳百史先後召對德政殿，不勝狼狽，刺譏時弊，大犯物禁。」見〔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後編，卷1，頁664。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直隸河間府吳橋人，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

⁹⁰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冊98，卷43，頁566。此詩未見於《桐城方氏詩輯》。

⁹¹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4，頁520。

城)，兵力應後移至居庸關，京師以東的薊州，必須填補陣勢的空缺；紫荊關、飛狐口，宜急選勁旅嚴加扼守；山東、河北的義俠，多悲憤而感慨；淄州、青州的豪傑感泣，並有飛騰英姿。就在四方倡義來歸，奔赴於武將的領導時，收攬任用皆當不拘常例，重點在於各路英雄的駐守不必固定於一地泉塢，按時調派，彼當能自我要求，自我匡正。以「李全」和「九公」之事為例，李全（?-1231）原為金朝賊寇，曾一度依附於南宋；⁹² 河北九公為九位金朝地方義軍的領袖，抵抗蒙古的入侵。⁹³ 舉出李全、九公二事，在於建議帝王紬繹舊事，以便廣納群眾，否則士兵為賊所招，腹心親信也終將叛離。再自「若為措餉憂」至「守兵作安宅」十句，又與方以智〈召對補奏〉呼應。〈召對補奏〉第二要點「衛軍興屯」云：「該管衙門，募屯開種，三春一麥，便見充盈。目前城衛之軍，自可任此。……十庫改折，所收不啻免織造之數，惟裁決而行之。」⁹⁴ 第三要點「招商海運」云：「夫海之衛京師也，直如腋下取物。此天助國家之大利，而急猶不肯享之乎？元朱清、張瑄，已有成效。……但倣祖宗朝中邊、中京之法，招商運至天津，多者予之以官，南北之貨聽其均輸，彼任漂沒，何勞過為之慮乎？」⁹⁵ 此段詩句則綜合了「衛軍興屯」與「招商海運」，意謂：若為了準備糧餉而擔憂，為了補苴罅漏而混亂，那麼，國家內庫所徵收的物產不如「改折」，改成直接以銀兩替代，能如此，則東南方的稅收可無虞

⁹² 李全事，見〔元〕脫脫等，〈李全〉，《宋史》，卷 476-477，頁 13817-13851。

⁹³ 九公，指王福（?-?）「滄海公」、移刺眾家奴（?-?）「河間公」、武仙（?-1234）「恆山公」、張甫（?-?）「高陽公」、靖安民（?-1220）「易水公」、郭文振（?-?）「晉陽公」、胡天作（?-?）「平陽公」、張開（?-1233）「山黨公」、燕寧（?-1221）「東莒公」。傳見〔元〕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 118，頁 2575-2591。

⁹⁴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 4，頁 520-521。「衛軍興屯」多用方孔炤語，可參〔清〕方孔炤，〈計開〉，《芻蕘小言》，收入〔清〕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頁 2-4。「十庫」，明朝國庫共有十庫。

⁹⁵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 4，頁 521。「漂沒」，不合理扣減之意。

慮。招商方式可取法元初朱清（1237-1303）、張瑄（？-1302），由海運取代河運，⁹⁶ 並仿鹽政「中邊」、「中京」之法，⁹⁷ 此法以物資換取「鹽引」作為中介，再至邊儲、京儲兌鹽，如今則轉成招商運貨至天津，獻物較多者直接授予以官職，再聽其均輸南北之貨。能如此，則皇宮與官府相通，無勞籌畫；募兵與屯兵之計並行，守兵可得安居。最後六句，表示方孔炤《芻蕘小言》的舊議甚明，方以智也願意馬革裹屍，方氏三世受國家之恩，此恩銘記在心，故而不復忌諱，盡情吐露真言。雖然，〈召對補奏〉和此詩所表達的意見並未得到施用，然而方以智的心志已足以感動天地。

再看方以智〈與子一、介子等盟詞〉云：「天下岌岌，無所逃命。善用其死，衆志咸正。嚙臂茹肝，干將為証。」⁹⁸ 方以智與魏學濂（字子一）、吳爾埏（1621-1645，字介子）等人締結盟約，將在天下危盪之際絕不逃命，善用其死來導正群眾之志，嚙臂而盟，堅持到底，茹肝涉血，毫不退縮，干將寶劍可以作為明證。國變前夕，方以智又作〈益四爻動〉一詩，題下附註「時劉新樂、鞏都尉召對，出聞其事」，詩云：

益爻之無妄，告公從中行。北宋不遷亡，唐則屢收京。周馥胡舜陟，紆難燎然明。諸王各都統，祿山為拊膺。社稷議監國，車駕為親征。以上古人策，應變亦合經。粵撫疏未上，孩未伯有疏，總憲傾其誠。吉水李公。執言既盈庭，宰相無定衡。病

⁹⁶ 《新元史·朱清張瑄傳》云：「（至元）二十二年，創行海運，從清、瑄之議也。」見柯劭忞，《新元史》（臺北：二十五史編刊館，1955年），卷182，頁2。

⁹⁷ 《通雅·事制·田賦》云：「通商惠工，而官增行其錢鹽中邊、中京，而屯足以養兵，則大道也。」《通雅·事制·貨賄》云：「商信朝廷，而中邊、中京之法行，于淮領錢或鹽，則鈔亦行矣。」見〔清〕方以智，《通雅》，卷26，頁852；卷27，頁861。

⁹⁸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121，卷26，頁497。

在不擔當，容身護承平。深宮召戚臣，徒作憤恨聲。⁹⁹

劉新樂、鞏都尉，指新樂侯劉文炳（?-1644）、駙馬都尉鞏永固（?-1644）。《明史·公主傳》記載：「甲申春，賊破宣、大，李邦華請太子南遷，為異議所格。及事急，帝密召永固及新樂侯劉文炳護行。叩頭言：『親臣不藏甲，臣等難以空手搏賊。』皆相向涕泣。」¹⁰⁰ 崇禎帝密召劉文炳、鞏永固進見，時間當在三月十八日，《明史·外戚傳》又載：「十八日，帝遣內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偕永固謁帝，時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糾家丁，能巷戰否？』文炳以眾寡不敵對，帝愕然。永固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兩人皆涕泣誓效死，出馳至崇文門。」¹⁰¹ 隔天三月十九日，劉文炳投井死，鞏永固自刎死，崇禎帝自縊於煤山。則方以智的〈益四爻動〉，即當成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詩作首二句「益爻之無妄，告公從中行」，指占卜得到〈益〉卦（䷗）第四爻爻變，之卦為〈無妄〉卦（䷘），一爻變，故須以〈益〉卦六四爻辭占，爻辭云：「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朱子解釋說：「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¹⁰² 知此時固然太晚，但方以智依然回想起遷國的主張。歷史可為明證：北宋建都於汴京，始終未遷而亡國；唐朝則屢次遷都，屢次收回長安。下句「周馥胡舜陟」，指西晉周馥（?-311）、宋朝胡舜

⁹⁹ 〔清〕方以智，《痒訊》，收入〔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冊 121，卷 26，頁 497-498。

¹⁰⁰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121，頁 3677。

¹⁰¹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300，頁 7683-7684。

¹⁰² 〔宋〕朱熹，《周易本義》，卷 2，頁 165。「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出自《左傳·隱公六年》。參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隱公六年」，頁 51。

陟（1083-1143），周馥曾上表晉懷帝，自洛陽遷都壽春，可惜不能如願；¹⁰³ 胡舜陟也奏乞宋欽宗，建議徙建別京，心願同樣無法達成，¹⁰⁴ 但二人欲紓解國難的意志清晰可見。方以智續云，唐朝時房琯（697-763）曾經建議朝廷，改由諸王分鎮天下，各自統領，藉以削弱藩鎮的實力，曾讓安祿山（703-757）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¹⁰⁵ 安史之亂時，社稷是由唐肅宗（711-762）監管國事，由唐玄宗（685-762）御駕親征。由此可見，古人的應變策略能合於常道，令人痛心的是，明朝面對難關卻不知變通。當時大臣上書崇禎帝，請求太子監國南都，廣西巡撫方震孺因路遠而書未上，左都御史李邦華（1574-1644）的疏文則未被接受。¹⁰⁶ 執言雖然盈庭，但此時為相的魏藻德卻無法判斷，¹⁰⁷ 難以擔當，僅能苟且偷安而妄思太平。緊急危難時刻，崇禎帝召喚劉文炳、鞏永固談論南遷事宜，顯然已錯失了良機，僅能空自感歎！

《痒訊》開端小序云「凶事告圭」，化用〈益〉卦（䷗）六三之語；全書的最後一首詩是〈益四爻變〉，意主六四爻辭，全書始末皆與〈益〉卦相關。卦中三、四兩爻皆未居中，六三云「有孚中行」，六四云「中行告公從」，卻都以中行來自我勉勵。這也意味著方以智面臨家事之「痒」、國事之「痒」，心中所思，當如〈大象〉所云「風雷，益。君

¹⁰³ 《晉書·周馥傳》：「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61，頁 1664。

¹⁰⁴ 事詳〔宋〕孫覿，〈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鴻慶居士文集》，《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冊 127，卷 27，頁 243-244。

¹⁰⁵ 事詳〔宋〕胡子，《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前集，卷 14，頁 91-92，引《蔡寬夫詩話》。

¹⁰⁶ 李邦華，江西吉水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事詳〔清〕張廷玉等，〈李邦華傳〉，《明史》，卷 265，頁 6846。

¹⁰⁷ 此詩與方以智寫給魏藻德的〈上通州魏相公書〉，內容多相應。參〔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 4，頁 522-523。

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¹⁰⁸ 衷心渴望「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的一日。¹⁰⁹

六、結語

方以智《痒訊》收錄於《桐城方氏詩輯》卷二十六，再三細數，其中共有詩作一百零五首，但在卷二十七〈補編〉中，又有〈遘箴〉、〈廋夢詞次笏生韻〉二詩，原來也應該在《痒訊》之內，故可得詩一百零七首。另外，《龍眠風雅》卷四十三，錄方以智《博依草》到《流離草》的各體詩作，仔細分辨，此卷共錄《痒訊》詩作二十四首，但其中十五首已在《桐城方氏詩輯》中，《詩輯》外可得九首，分別是五古〈謁金天樞先生〉、〈得虛舟師書〉、〈曼寓〉、〈閣中公諮〉、〈德政殿召對，臣名夏、臣學濂、臣以智翼日補本〉二首、七古〈答陳臥子〉、五律〈御賜宮扇五柄〉、七律〈廋夢詞次笏生韻〉二首之二。¹¹⁰ 總計《痒訊》所存詩作，至少還有一百一十六首。在一百餘首的《痒訊》書中，本文討論的是與「家國憂患」和「詩學轉向」有關的詩作，此一主題雖然無法涵蓋全書，但已能表現《痒訊》一書命名的真意，可謂其書的主旋律。另外，書中有些詩作寫給舊友，有些詩作寫給新交，透過與友朋之間的交往，也可以呈現方以智心靈世界的另一面向；再者，書中錄有〈癸未元旦侍班紀事〉四首、〈每問〉三十二首、〈燕市謠〉十九首，三題皆為七言絕句之作，總計已超過五十首，近全書之

¹⁰⁸ [宋]朱熹，《周易本義》，卷2，頁164。

¹⁰⁹ 〈益〉卦卦辭。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卷2，頁163。

¹¹⁰ 《龍眠風雅》卷43中，原有〈廋夢詞次笏生韻〉二首，但二首之一，與《桐城方氏詩輯》卷27的〈廋夢詞次笏生韻〉相同，故僅多出一首，即〈廋夢詞次笏生韻〉二首之二。分見[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冊98，卷43，頁578；[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卷27，補編，頁565-566。其餘方以智《痒訊》詩作，請參見《桐眠方氏詩輯》及《龍眠風雅》，不另出註。

半，這些作品顯示方以智在感傷之餘，仍對新鮮事物抱持著積極觀察的態度。故《痒訊》在「癡憂以痒」、「莫肯用訊」的主旋律之外，仍包含著其他議題的詩作。

方以智〈詩堂〉曾如此描述自己的詩學歷程：

愚少取何、李，遇陳臥子而聲合。觸事感激，遇姜如須而盡變。後此卮寓，比于騷之亂曲，候蟲寒蟬，不自覺其悉索矣。老而放筆自作，節宣更何避焉！¹¹¹

如果以方以智的詩集來說，《博依集》、《流寓草》為「少取何、李，遇陳臥子而聲合」的作品，《痒訊》為「觸事感激，遇姜如須而盡變」的作品，《瞻旻》、《流離草》為「後此卮寓，比于騷之亂曲，候蟲寒蟬，不自覺其悉索矣」的作品，至於「老而放筆自作，節宣更何避焉」，則指方以智入清以後的作品。方以智如此重視與姜垓論詩的回憶，老而不忘，顯示此一詩學思想的轉向，足以標識《痒訊》一書的寫作精神。

（責任校對：陳貴弘）

¹¹¹ [清]倪嘉慶、方以智編，《青原志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史部，冊245，卷13，頁70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戰國〕呂不韋等編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
-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唐〕王勃著，〔清〕蔣清翊註，《王子安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唐〕杜甫著，郭紹虞集解，《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收入郭紹虞集解、箋釋，《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
- 〔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唐〕陳子昂，《陳子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 〔宋〕朱熹，《詩經集註》，臺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年。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宋〕唐庚著，唐玲校注，《唐庚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

〔宋〕孫覲，《鴻慶居士文集》，《叢書集成續編》，冊 12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_____，《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明〕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372-13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明〕葉廷秀、董養河、黃道周，《西曹秋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352，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明〕鄧士龍編，《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收入徐雁平、張劍主編，《清代家集叢刊》，冊 120-125，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年，據道光元年（1821）飼經堂刊本影印。

〔清〕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東京：東洋文庫藏本，據清光緒十四年（1888）刊本影印。

〔清〕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5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_____，《浮山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_____，《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清〕方以智著，張永義校注，《浮山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17 年。

〔清〕姜垓，《流覽堂詩稿殘編》，收入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

〔清〕倪嘉慶、方以智編，《青原志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245，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98-9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清〕錢澄之，《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

〔清〕戴笠撰，〔清〕吳旻刪定，《懷陵流寇始終錄》，瀋陽：遼瀋書社，1993年。

柯劭忞，《新元史》，臺北：二十五史編刊館，1955年。

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二、近人論著

商海鋒，〈方以智《浮山詩集》考述〉，《文學遺產》2015年第2期，頁139-146。

彭迎喜，《方以智與《周易時論合編》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

謝明陽，〈方以智與明代復古詩學的承變關係考論〉，《成大中文學報》第21期，2008年7月，頁71-100。

_____，〈方以智與龍眠詩派的形成〉，《臺大中文學報》第44期，2014年3月，頁149-184。

Poetic Change and the Concern for Home and Nation in Fang Yizhi's *Yangxun*

Ming-Yang Hsieh*

Abstract

From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Chongzhen 崇禎 reign period until the third month of its seventeenth year (1640-1644), Fang Yizhi 方以智 worked on a poetry collection titled *Yangxun* 痒訊. The title of the collection was taken from the lines *shuyou yiyang* 癩憂以痒 (which means “My hidden sorrow goes on to make me ill”) and *moken yongxun* 莫肯用訊 (which means “Ye are unwilling to declare”) in the *Book of Odes*, which denote falling ill due to depression and being unable to report to the emperor. This article, which analyzes the main purport of this collec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the article shows how Fang’s sorrowful resentment increased after hearing that his father, Fang Kongzhao 方孔炤, was imprisoned for a defeat in war due to the stubbornness of the general Yang Sichang 楊嗣昌. Second, the article discusses Fang Yizhi’s submission of a petition to the court in which he pleaded to take his father’s place in prison. After seeking assistance in this matter, and waiting with great anguish, he looked forward to his father’s eventual release. Third,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oems Fang wrote for his friend, Jiang Gai 姜垓, where he described this period of hardship and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ow it caused his poetics to depart from his original ideal of returning to antiquity.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Chongzhen's reign. As a result of this atmosphere, Fang Yizhi's trauma regarding "home" broadened to encompass the "nation," and amounted to a declaration that his poetics would continue to chang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Yangxun* 痒訊, Fang Yizhi 方以智, Fang Kongzhao 方孔炤, Yang Sichang 楊嗣昌, Jiang Gai 姜垓

